

全元戲曲

【第四卷】

王季思 主編



王季思 主編

全元戲曲

第四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本书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出版资助
本书系全国高校古籍委员会科研经费资助项目

本书辑校者(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季思 吴国钦 林建师 颺康保成
黄天骥 黄仕忠 董上德 郑尚宪 欧阳光
薛瑞兆 罗斯宁 苏寰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元戏曲:第7卷/王季思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2

ISBN 7-02-002171-9

I. 全… II. 王… III. 古代戏曲-剧本-中国-元代-全集
IV. I2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8683 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616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6.5 插页 1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42.50 元

目錄

鄭廷玉……………一

宋上皇御斷金鳳釵……………二

包待制智勘後庭花(包龍圖智勘後庭花)……………二八

布袋和尚忍字記……………五八

楚昭公疏者下船……………八八

(附元刊本)……………一一八

看錢奴買冤家債主……………一三〇

(附元刊本)……………一六六

李盲夫……………一八四

便宜行事虎頭牌(武元皇帝虎頭牌)……………一八四

(附錄(北曲拾遺·虎頭牌)殘曲)……………二〇八

鄧伯道棄子留姪(吳太守鄧伯道棄子)(殘曲)……………二一一

張國寶 二一三

相國寺公孫合汗衫 二一四

(附元刊本) 二五一

薛仁貴榮歸故里(薛仁貴衣錦還鄉) 二六五

(附元刊本) 二八八

羅李郎大鬧相國寺 三〇三

宮大用(天挺) 三二九

嚴子陵垂釣七里灘(嚴子陵釣魚臺) 三三〇

死生交范張鷄黍 三四五

(附元刊本) 三七四

鄭德輝(光祖) 三九四

虎牢關三戰呂布 三九五

鍾離春智勇定齊 四三七

立成湯伊尹耕莘(放太甲伊尹扶湯) 四六三

醉思鄉王粲登樓	四八六
(附元刊本)	五一九
傷梅香驕翰林風月	五三六
迷青瑣倩女離魂	五八一
輔成王周公攝政	六〇四
崔懷寶月夜聞箏(殘曲)	六二二
金志甫(仁傑)	六二四
蕭何月夜追韓信	六二四
范子安(康)	六四一
陳季卿悟道竹葉舟(陳季卿誤上竹葉舟)	六四一
(附元刊本)	六六七
曾瑞卿(端)	六八二
王月英元夜留鞋記	六八三

鮑天佑(吉甫)	七〇八
王妙妙死哭秦少游(殘曲)	七〇八
史魚屍諫衛靈公(殘曲)	七一四
陳以仁(存甫)	七一五
十八騎諷入長安(殘曲)	七一五
周文質(仲彬)	七二八
持漢節蘇武還朝(殘曲)	七二八
楊梓	七二六
承明殿霍光鬼諫(古杭新刊關目霍光鬼諫)	七二六
忠義士豫讓吞炭	七四一
功臣宴敬德不服老(下高麗敬德不伏老)	七六一

第四卷

鄭廷玉

小傳

鄭廷玉，彰德（今河南安陽）人，生卒年不詳。據元鍾嗣成《錄鬼簿》記載，與紀君祥、李壽卿同時。所作《楚昭王疏者下船》第三折（三煞）曲引用白無咎《鸚鵡曲》中「儂家鸚鵡洲邊住」句，《鸚鵡曲》流傳於大德年間，可略見其創作活動年代。《楚昭王疏者下船》元刊本首尾俱題「大都新編」，曲調連刊，科白全略，與關漢卿《關張雙赴西蜀夢》元刊本款式最近，可見他也是在大都編劇的戲曲家，時代跟關漢卿接近。

《錄鬼簿》錄其所作雜劇二十三種，現流傳者有五種。其中有用諷刺誇張手法，淋漓盡致地揭露守財奴爲富不仁的本性、貪婪慳吝的心理及僞善狡詐的手段的喜劇《看錢奴買冤家債主》；有揭露權豪勢要、奸胥滑吏和潑皮流氓恣肆橫暴，反映病態社會的公案戲《包待制智勘後庭花》、《宋上皇御斷金鳳釵》；有表現兄弟親於兒子、妻子的封建倫理觀念的歷史劇《楚昭王疏者下船》；還有以神佛點化、悟道出家爲內容，鼓吹無條件地忍耐，反映了當時一些知識分子企圖逃避現實，以擺脫人世間苦悶的消極人生觀的神仙道化劇《布袋和尚忍字記》。

從以上存劇可知，鄭廷玉的劇作，就其思想內容而言，是一個複雜的綜合體。既有對社會黑暗腐朽的揭露批判，又於憤懣不平之中流露凡事皆由命定，一切都要忍讓的宿命思想。在表現手法上，鄭廷玉具有圓熟的戲劇技巧，作品結構縝密，尤擅長諷刺手法，且語言當行，使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因性格不同而具有各自的聲口特色。

宋上皇御斷金鳳釵

劇目說明

此劇曹本《錄鬼簿》、《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著錄正名，賈本《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俱作簡名「金鳳釵」。《曲錄》別作「宋上皇御斷鳳凰釵」。此劇流傳版本有脈望館抄校于小穀藏本，題目作：「窮秀士暗宿狀元店，張商英私見小御階」，正名作：「楊太尉屈勘銀匙筋，宋上皇御斷金鳳釵」。王季烈編《孤本元明雜劇》、隋樹森編《元曲選外編》，皆據脈望館本校印，唯將題目第二句改作「張商英私地叩御階」。

此劇以脈望館本為底本，參校王、隋二本。

楔子

(正末同旦、俵兒上，云)小生姓趙名鶚，字天翼，鄭州人也。嫡親的三口兒家屬，大嫂李氏，孩兒福童，年七歲也。去歲擯過卷子，小生造物低。閉了選場，在狀元店中修習一年，今年春榜動，卻去應舉去。在這店中住了許多時，房錢都少下他的，可怎生是好？(店小二上叫門科，云)開門來！

(旦云)我開了這門。哥哥做甚麼？(店小二云)秀才，看你這等也不能夠發跡，嫂嫂，你問他要紙休書，揀着那官員大戶財主，別嫁一個。我與你做媒人。(旦云)哥哥，我心裏也是這般說。趙鶚，你聽的麼？小二哥要房宿飯錢哩，我將甚麼與他？你則是不肯上朝求官應舉去，得了官，我便是夫人哩。(俵兒云)爹爹，我肚裏饑了也。(旦云)你也養活不的我，將休書來。(店小二云)將房錢來。(正末云)我則今日求官應舉去，我爲官，你便是(二)夫人哩。(旦云)我等着夫人哩。(店小二云)秀才，你若得了官，我便準備着菓盒酒兒，與你掛紅。(正末云)我若不得官，我也不回來。

(唱)

【仙呂·賞花時】守着這三尺螢窗十數春，便待要千丈龍門一跳身。既生長在人倫，狗也有三升糠分，況道是我爲人？

【幺篇】我不信男兒一世貧，你休忘了夫妻百夜恩。我理會卿相出寒門，你準備做夫人縣

君，食列鼎卧重衾。(下)

(店小二云)如何？不是妒發他，他不肯應舉去。(旦云)秀才去了也，我眼觀旌節旗，耳聽好消息。(同下)

校記

〔一〕〔是〕字各本無，今據文義補。

第一折

(店小二同旦上科)(店小二云)我恰纔街市去來，說道趙秀才得了頭名狀元，做了官也。俺家裏別無甚值錢物件，止有俺媳婦穿的一條裙子，我當一瓶兒酒，去那朝門外等着，與他慶賀去咱。(下)

(旦云)今日誰想俺秀才真個得官也！我引着孩兒，看那秀才走一遭去。(下)(殿頭官上云)龍樓鳳閣九重城，新築沙堤宰相行。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一書生。小官殿頭官是也，奉大人的命，今春有個頭名狀元，姓趙名鶚，字天翼，早朝失儀落簡，奉聖人命，削了他靴笏欄袍，趕出去爲庶民百姓。左右的，你與我喚將趙鶚來者。(正末上云)小生趙鶚，一舉狀元及第，在丹墀內謝恩，不想失儀落簡，今日在待漏院聽候。大人呼喚，不知爲何，須索走一遭去。(唱)

【仙呂·點絳脣】到冬來風雪柴扉，到春來破窗雨細，琴書濕。似這般忍冷擔饑，我則索長受妻兒氣。

【混江龍】早則輪來到游街三日，不枉了寒窗十載苦攻習。頭直上打一輪皂蓋，馬頭前列兩行朱衣。憑着我七步才爲及第策，五言詩作上天梯。今日纔得文章濟，我如今脫白換綠，掛紫穿緋。

(云)可早來到也，我見大人去。張千報復(二)去，道狀元來了也。(報科)(殿云)着他過來。(張千云)理會的，着你過去哩。(正末見科)(殿云)爲你早間謝恩，失儀落簡，聖人的命，着你納下靴笏，爲民家去。本是寒儒，怎消得官祿！出去罷。(正末云)我好福薄也呵！(唱)

【油葫蘆】他道我原是寒門一布衣，我怎生消受得？投至的十年身到鳳凰池，知他磨了幾錠烏龍墨，知他壞了多少霜毫筆？不甫能恰做官，沒揣的罷了職。若是白衣回到俺家鄉內，怎見我同學業、衆相知？

(云)教人道：「趙鸚得了官，可怎生又剝落了？」(唱)

【天下樂】我可甚『金榜無名誓不歸』？爭奈文齊福不齊，學了二十年則得半霎兒享富貴。觀功名筭指般休，看榮華眨眼般疾，更疾如南柯一夢裏。

(殿云)兀那趙鸚，爲你失儀落簡，本當見罪，聖人見你文章，饒你死罪，原籍爲民。你聽者：文章冠世(二)中高魁，爭奈文齊福不齊。纔蒙雨露剝官職，依舊中原一布衣。(下)(正末云)我出的這

朝門來，怎教我不煩惱？哎，趙鶚也，你好命蹇福薄！甫能得了官，謝恩又失儀落簡，則是我命窮不合做官。（唱）

【那吒令】似這般發志氣，如管寧割席；我看書，如匡衡鑿壁；我受貧，如韓信乞食。我想這小人儒，兒曹輩，那一個肯見賢思齊。

（云）小生命只恁般苦也！（唱）

【鵲踏枝】恰脫下紫羅衣，又穿上舊羅衣；遠遠而來，卻不快快而歸？好一似江淹夢筆！

（云）我到家中，渾家問道：「你得官也？」（唱）我滴溜着一個休妻。

【寄生草】普天下習儒士，學業的，七品八品指望功名遂，千人萬人都想詩書濟，十番九番不得文章力。從盤占王沒一個富書生，知他孔夫子有多少窮徒弟！

（云）我且回店中去。（店小二攜酒上云）自家店小二，聽的趙秀才得了官，我把媳婦裙兒當了一瓶酒，等着與他遞一杯。（正末云）我來了也。（店小二云）你喜也，得了官也！（正末云）一言難盡。我中了狀元，恰纔謝恩，當殿失儀落簡。把我簇下，待把我踢死，道我好文章，枉可惜了。免了我死，納下笏靴襪袍，剝削了官爲民了。（店小二云）我家裏沒甚麼，把俺媳婦裙兒，當了一瓶酒慶賀，你如今又不得官，可怎了？還房錢來！（正末云）這房錢又問我要，如之奈何？（唱）

【金盞兒】你道你典了滿身衣，我攪了一身虧，想我那虛名枉上登科記。（云）小二哥，你好喬！聽的得了官，就買酒相賀；聽的剝落官職，就索要房錢。（唱）你卻便攀高接貴教我笑店都

知。我得官也相慶相賀，剝落也不追隨。正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旦引俚兒上，云)聽的趙鶯得了官也，我試看去則個。(做見科，云)趙鶯得了官也？(正末不言科)(旦云)怎生不言語？可是及第也不曾及第？(正末唱)

【醉中天】你道我及第也不及第，我待支持怎支持？你可不觀見容顏便得知，有甚麼不解其中意？他靚了我窮身分說個甚的？又没有金冠霞帔，則着怎支吾那一紙休離？

(旦云)你這等模樣，還不與我休書？快將休書來！(俚兒云)爹爹，我肚裏饑了也，我也不跟你了。(店小二云)還我房錢來！(正末唱)

【後庭花】若是榮華後醜婦隨，饑寒後親子離，我且不問嫌夫窘桑新婦，我則打這恨爹窮忤逆賊。則要各東西，不肯一家一計，水藉魚，魚藉水。

(旦云)你不投托個人，討些衣食，怎生度日？(正末唱)

【金盞兒】如今等討人衣，似剝了身上一張皮。誰想四海之內皆兄弟？兼朝廷中舉枉錯諸直。指雲中雁爲膳饌，撈水底月覓衣食。如投呂先生訪故友，似尋吳文政搨相知。

(云)店小二哥，你不知那貢院裏試官，他則是寄着我那狀元哩。我在狀元店中修習，等來年依舊應舉，若得了官呵，那其間還你房錢。(店小二云)若是這等呵，紙墨筆硯我全管。(旦云)眼下無用度，怎生是了？(正末云)你子母休熬煎，我到來朝一日，向州橋(三)上題筆賣詩。若賣得些錢養活你，若賣不的再做計較。(旦云)這等說也使的。(正末唱)

【賺煞】我但賣得二文錢，糴得一升米，够養活孩兒共你。憑着我端硯文章紙墨筆，喫的是淡飯黃齏。我掛招牌指萬物爲題，寫着道吟詩寰中占了第一；更寫着曾丹墀立地，在金門出入，教人道窮書生猶自說兵機。（下）

（旦云）小二哥，只是多累你。明日趙鶚但賣的些小錢鈔，先選你房錢。（店小二云）嫂嫂，咱且回店中去來。（同下）

校記

〔一〕報復：底本作「報伏」，今改。

〔二〕冠世：底本「冠」作「貫」，從王本改。

〔三〕州橋：底本作「周橋」，

乃同音致誤，今改，下同。

第二折

（正末上云）小生趙鶚，來到這州橋上。來來往往，人稠物穰，不知其數。向這裏賣詩，賣得些錢，與俺渾家盤纏，俺渾家便無言語；若是賣不的詩，覓不的錢，俺渾家那一場熬煎，怎支吾也呵！

（唱）

【中呂·粉蝶兒】偏別人平步青霄，輪到我背翻身禹門一跳。好下番的疾，靴笏襴袍。立

丹墀，未呼噪，恰待揚塵舞蹈；謝君恩展腳舒腰，唬的我手和腳不知顛倒。

【醉春風】投至二十載苦功名，卻不想半霎剝落了！則那求官應舉世間多，及第的少、少！似我這糞土之牆，斗筲之器，枉讀了聖賢之道。

（云）我來到州橋上，看有甚麼人來買詩。（外扮秀士上，云）黃卷青燈一腐儒，九經三史腹中居。學而第一須當記，養子休教不讀書。小生姓劉，雙名彥實，幼習儒業。聽知州橋上有一人賣詩，我拿着二百錢，買詩一遭。兀的不是賣詩的秀才。（做見科）（正末云）支揖秀才，你要買詩？（外云）只怕你無有才學。（正末唱）

【紅繡鞋】雖不達周公禮樂，雖不及子夏文學，尋思來惟有看書高。放着花箋紙端溪硯，烏龍墨紫霜毫，窮不的桌兒出四寶。

（外云）我買你的詩，要多少錢一首？（正末云）要二百錢一首。（外云）我與你二百錢。（正末云）指甚麼爲題？（外云）指秀才爲題。（正末題詩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唱）

【迎仙客】寫染得無裒彈，吟咏的忒風騷，真真字兒不帶草。又不曾倒了平仄，差了韻腳；又不似賣春豆秋糕；又索甚學歌叫？

（外云）秀才是寫得好，後會有期，我回去也。（下）（孤扮張天覺上，云）小生姓張名商英，字天覺。自中甲第以來，累蒙擢用，謝聖恩可憐，除授諫議大夫之職。今因汴梁城中百姓，往往不遵守法

度，老夫今日街市上開行咱。（邦老上）殺人放火爲活計，好鬪偏爭欺負人。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本處人氏，姓李名虎。別無甚營生，見州橋上那個老兒，是個莊家，我問他詐幾貫錢鈔咱。（做相撞科）（邦云）唱喏哩。（孤云）還禮哩。（邦揪住孤科，云）你今日在這裏撞見我，借了我二百錢（二），怎不還我？（孤云）哥哥，老夫是個莊農，纔入城來，撞着哥哥休怪。（邦云）你借了我二百錢，你不還我，我和你跳河去。（孤云）哥哥，我不少你錢，敢認錯了也。（邦云）你借了我二百錢不還，干罷了？我和你跳河去。（做扯孤跳河科）（孤云）住住，哥哥饒老漢者，怎生便扯老漢跳河？人命關天關地，要錢，我借二百錢與你。（邦云）我只要你還我錢。（孤云）老夫偌大年紀，怎生得個過往人相勸一勸，可也好也。（正末云）甫能有這買詩的人，他們又在這裏爭鬪，我與你勸開去咱。（唱）

【石榴花】則見壓肩疊脊相簇（二）一周遭，勸着的不睬半分毫。那廝焦焦撇撇（三）揮天霍地怒難消。（云）支揖哥哥，你休鬪罷。（邦云）他少我二百錢不還我，我和他跳河去。（正末唱）越見人勸着，越逞粗豪。（孤云）哥哥，你放了老漢，借些錢與哥哥便了。（做見正末云）支揖哥哥，多虧你相勸。老漢見你有二百長錢，怎生借與老漢，還了那人去，我一本一利交還。我撞着惡人，也無奈何了。（邦云）你少我錢還胡賴？（正末唱）哎，你個孟嘗君自養着家中哨，（孤云）哥哥貴姓？（邦云）我是李虎。（正末唱）你正是晏平仲善與人交。走函關不肯學鷄叫，沒錢呵扯着他跳州橋。

【鬪鶴鶡】則這是養劍客臨危，報答你田文下梢。勸你個李密休慌，請你個伯當放了。（邦